

後漢書

列傳

卅二

後漢書

廿三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范曄 後漢書五十二

崔駰傳

子瑗

孫寔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御史燕刺王且武帝子坐與上反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范曄 後漢書五十二

崔駰傳

字璩

孫寔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

時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

王敗擢為侍御史燕刺王且武帝子坐與上

反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

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

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

仁人

前書董仲舒曰昔在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

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戰陳不訪儒士論

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舉

災為至哉遂投劾歸投辭自劾有不合應舉莽嫌諸不

附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莽兄發以佞巧幸

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

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

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莽為建新大尹莽改郡曰建新莽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

值澆羿之君

易曰無妄之五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夢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上偽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豷音許既反

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

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續漢

志曰郡國常以春日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門下椽倪敞諫莽乃

起班春班布春令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犴音岸

義曰狴犴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

於罪此皆何罪而至于此遂平理所出二千

餘人掾吏叩頭諫曰○劉攽曰案吏當作史摠言之掾吏皆吏也獨

言之當朝庭初政州牧峻刻初政謂賓過申

狂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

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左

日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也人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于繹五月邾如殺一大尹贖二千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庭多薦言

之若幽列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

恭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

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

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其辭曰
嘉昔人之講辰兮講遇也羨伊傳之選時尹伊

干湯傳說遇高宗爾雅應規矩之淑質兮過

班倕而裁之公輸班魯人也倕舜時為共工

也也協準矐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準繩也矐尺也

貞正也易日二人同心其何天衢於盛世兮

利斷金玄策猶妙策

超千載而垂績易大畜卦乾上艮下其上九

手手上肩也乾為首首肩之間荷豈脩德之

物處乾為天良為徑路天衢象也

極致兮將天祚之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造

也也丁漢氏之中微也丁當氛霓鬱以橫厲兮義

和忽以潛暉氛浸也霓日傍之氣橫厲謂氣

而日光微喻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濯以陵

遲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人

殺貧賤富貴也濯猶黎共奮以跋扈兮聿

摧落也音千隗反黎共奮以跋扈兮聿

狂以恣睢國語曰昔少暉之衰九黎亂德人

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

折地維絕跋扈強梁也恣睢自用之貌也恣

音訾睢音許維睹嫚威而乘釁兮竊神器之

反聿泥已見上睹嫚威而乘釁兮竊神器之

萬機易曰嫚歲誨盜釁隙也神器帝王之位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書曰兢兢

業業一日萬機思輔弼以媮存兮亦號咷以訶咨

二日萬機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媮苟且也號咷哀呼也

前書王莽策孺子嬰為定安公莽親執孺子

手流涕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以夫威

太保甄豐舉也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

之殲夷左傳曰楚白公勝為亂石乞曰市南

人矣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

之以劔不勦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泄

也殲滅也夷傷也言其母老恐禍及也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詩大雅曰既

明且哲以保

其身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良維良東北之位謂

篆為千乘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易曰天也閉而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

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

可而為揚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楚

之者歟日衆女皆妒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氓刺時

也淫風大行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

詩曰乘彼坵垣以望復關毛萇注云坵段也

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冶容誨淫

鄭玄云謂飾其容壹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駒

而見於外曰冶來即我謀注云氓人也蚩蚩殷厚之

之所從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

貌布幣也即就也言此之人非買絲來就我

為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注云我

欲與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乃稱疾而屢

也又曰皎皎白駒喻賢人也

復兮歷三祀而見許復猶悠輕舉以遠遁兮

託峻嶠以幽處峻嶠謂山也蜂潛思於至隴

兮騁六經之奧府隴深皇再命而紹卹兮乃

云眷乎建武皇天也紹繼也卹憂也言天憂

運攬捨以電掃兮清六合之士宇攬捨聖德

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四門以博延

兮彼幽牧之我舉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

也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鄙者賁飾也

帛多也貴遂懸車以繫馬兮絕時俗之進取

於立園也論語曾點歎暮春之成服兮闔衙門以掃軌日暮春者

春服既成衙橫也聊優游以求日兮守性

命以盡齒齒年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

先子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

厚也先子謂先人也孟子篆生毅以疾隱身

不仕毅生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

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

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

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

名失貴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華嶠

駟譏揚雄以為范蔡鄒衍之徒乘譽相傾詐

擢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貴卓氏

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其辭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

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易繫辭之

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

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

積六經服膺道術韞匣也積貫也論語曰歷

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

九乾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九乾潔天有

之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

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

退不黷於庸人讚倫稱也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

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

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在易

于特太上運天德以君陸故言道貴從凡

世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立

乃位乎夫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

商官倍亦克井又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五

而建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天子辟

官也雍諸侯類官璧雍者環之以水圓而如璧也類半

也諸侯半天子之官皆所以立學垂教也率

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砥礪選利

器於良材求鎮鄒於明智吳越春秋曰于將

日于將二日莫邪莫邪者于將之妻名也于

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饒

台階闕紫闥三公謂之三階據高軒望朱闕

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八寸蒙竊惑焉故莫

入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後猶逸禽之

赴深林蠱蚋之趣大沛蚋小蟲蚊之類蚋音

楚謂之蚊孟子曰汚池沛沛說文曰秦謀之蚋

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胡為嘿嘿而夕沉

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

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

初制制協韻音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

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

帝王號也尚遠也用無也識託也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

攸降厥趣各違高辛氏道無常稽與時張弛

隨時弛張不考帝嚳也失仁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

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

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為友

或盥耳而山棲武世隱於沛

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為堯所讓曰

而飲之見莊子及高士傳或草耕而僅飽伯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或木茹而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

長飢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

或重聘而不來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

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

或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

或論語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

或論語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

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

巖孔安國曰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

經有澗水環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

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事見尚書王

公總而言也爾雅皇王右辟公侯君也

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呂尚之遇文

太公以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

獲非龍非罔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

之陽與語大悅元大也若夫紛纒塞路凶虐

播流方言云纒感多人有昏墊之危主有疇

咨之憂尚書曰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疇墊

天浩浩懷山襄條垂藟蔓上下相求

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音壘詩

草行昔堯合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

為跋音壘詩

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勞，訪下人有能理者。皋陶大禹陳其謨，見尚書。史記高祖為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之。禍不散而○劉放曰：「注未之字，按文當作也。」

曹絳奮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結不鮮而陳平權高祖擊匈奴至白登後及其策合道從

流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珪王也詩舍神霧曰刻之

王版藏銘昆吾之冶墨子曰昔夏后開冶使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

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革景襄之鐘。」

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

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勳銘于景鐘。」此兼言襄也。

與其有事

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褰裳涉水也新序曰人溺可乎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劉放曰與其有事按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人溺不拯則非仁也

揚雄蔡邕用此律也

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躡音呂涉反躡踐也

此字宜從手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躡作攝也。

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

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

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

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坏土器之未

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凝成

家家有以樂和人入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

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械謂器械甲兵之屬厝謂器之不用也

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

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預注云周之喪為刑書謂之九刑

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

父之厲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伊臯

不論災事范蔡伊尹臯繇夫廣廈成而茂木

暢遠求存而良馬繫廣廈既成不求材故材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

珍異之物也存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陰事終而水

宿藏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謹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

也月今日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

場功畢而大火入爾雅曰心為大火詩豳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

場圃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

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曰陽

山北曰陰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莪拱把

不為之數八尺曰尋莪植也尋手曰數者疏角反悠悠罔

不為之數拱數猶槩也數者疏角反悠悠罔

極亦各有得悠悠眾多也罔極猶無窮也彼

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彼彼眾

語日用之則藏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

柱國呂氏春秋曰得伍負者位執珪前書音

也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

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恭善為進退

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孟子曰踰東家

得妻不樓則不得將樓之乎趙岐注呼銜

鬻懸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

于祿非仲尼之道也華嶠書曰因字游不倫

黨苟以徇已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汗

血競時利合而友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

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屑

隨枉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

之自然誦上摛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

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尚

曰穢德諷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也

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

後章書曰

夫田百畝耘除草也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安行

不奔馳也天命之謂性言隱居以體命昔孔子起威於夾谷見詳

陳禪傳晏嬰發勇於崔杼鮮見焉曹劌舉節於

柯盟曹劌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

邑地以和猶以急將齊桓公與莊公會于柯

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

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下嚴克捷於疆禦

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姑死

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鬪三獲

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

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

而死君子曰三北已塞范蠡錯勢於會稽

滅世宗於孝未終也范蠡錯勢於會稽

也音七故反勢謂謀略也史記曰吳王敗越

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吳

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

卑辭厚禮以遺之勾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

吳膝行頓首曰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乃

赦越王越王反國捐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

伐吳吳師救越復棲吳王姑蘓之山也伍負樹功於柏舉

負楚人也字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

吳王闔閭間甚勇之為與師伐楚戰於柏

舉楚師敗績魯連辯言以退燕史記曰魯仲

事見穀梁傳魯連辯言以退燕史記曰魯仲

將攻下齊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下魯

仲連乃為書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

殺遂平包胥單辭而存楚左傳曰楚昭王為

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

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不七唐且華顛以

日秦師乃出車敗吳復楚國策曰齊楚伐魏魏

悟秦使人請救于秦不至魏人有唐雅者年

九十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文人忙然乃速

至魏此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

夫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疆也今

齊楚之兵以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

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

敵之齊楚秦王悟遠發兵救魏爾雅曰顛項

也華顛謂甘羅童牙而報趙甘羅下蔡人也

白首也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羅曰借

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

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原衰見廉於

郊迎事見史記童牙謂幼小也原衰左傳曰晉

壺殽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襄以

壺殽從徑餒而不食故宜孟收德於束脯覽

使處原見音故穀反曰昔趙宜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宜孟止

車下食而舖之再咽而能視宜孟問之曰汝

何為而餓若是对曰臣官於絳歸而糧絕羞

行乞故至於此宜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

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宜吳札結

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吳札結

信於立木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

使上國未獻泊還至徐徐君已死於展季効

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貞於門女長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

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

閒居婦人日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

之女國人不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

趙武

程嬰解見馮衍傳度穀未詳

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

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

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

多故不載

按駟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內者誤

帝雅好

文章自見駟頌後嘗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

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

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

龍也試請見之

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而去曰君

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大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

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駟由此候憲憲屣履

迎門

屣屣謂納屣曳之而行笑謂駟曰亭伯

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居

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

召見之憲諫以為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

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

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

誠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

貴者惑也表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

宜而或踏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列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者貴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劇光華之顯特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為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且復日也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求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

皆輔佐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論語曰孔子之言也

言但患立身不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

賢臣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

野王行能第一野王為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

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與也以謹勅親幸焉郊氏之宗非不

尊也史丹封郊故云郊氏前書史丹字君仲魯國人

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為武陽侯封東海郊之武彊聚以舊恩見褒賞賜

陽侯之族非不盛也文侯當作平

亦謂為陽平侯前書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

柄王氏九侯五大司馬春秋運斗樞曰北斗

至第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為魁第五

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其所以獲譏於時垂

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

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

全身四人而已外家當為右家也二十者謂

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叙孝文帝

竇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陳

皇后並廢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

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為巫蠱死宣帝母上夫

人弟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

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自

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

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良

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

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書曰鑒于有殷

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前書曰竇嬰

皇后從兄子也孝文時為二君以淳淑守道

具相孝景特為詹事也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竇融封為

安豐侯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

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

所戒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子曰富

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而身退天

之道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

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几之書曰
守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墨子曰堯舜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盂杆亦盂也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踈之因察駟高

第出為長岑長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駟自以遠去

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末元四年卒于家所

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

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

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贊正大義逵善待

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

日七分解見郎顛傳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

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為人所殺瑗手刃

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
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東
郡發干獄發干縣之獄也獄掾善為禮瑗聞考訊特
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
事釋歸家為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
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太
右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為濟
陰王而以北鄉侯為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
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

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
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踈孽少

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呂后

帝後宮子為少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

軍白太后叔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

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

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又曠神

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此所

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情者乎

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禪

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禪

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

為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蘓

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

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

請為之證第但也司馬相瑗曰此譬猶兒妾

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

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

自以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辭歲

中舉茂才遷汲令汲縣名屬河內在事數言便宜為

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

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

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

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

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八使見周

傳舉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

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

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

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贈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蕪瑗集載其文即南陽文學官志枚乘七發之派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勢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華嶠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

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所嗤也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沉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確堅正也音口角久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
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
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訓其子作洪範及繼體之君欲立中
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
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
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怵不自覩怵怵音他沒反怵
忽忘也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
偽忽真厭飲姦偽輕忽至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
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
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

已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

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楚詞曰獨伊鬱而誰語也悲夫

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

下怠懈若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踴然

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

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

邪傾從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被裂紉箴請補綴柱音陟主反隨形裁割

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

特定制推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差各

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

背當特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對葉公以來

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

異務也在悅近而來遠曾哀公問政於仲尼

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

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

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

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盤庚設王也自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

告周穆有關甫侯正刑甫侯即呂侯也為周穆王訓暢夏禹用刑之法並

見尚書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

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

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倚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

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

況可慮始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所為耳苟云

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

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

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

絳灌屈子之所以摠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為

楚三閭大夫上官鞫尚妒害其能憂愁憤懣

遂作離 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

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

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劉放曰故宜量力度德按文多故宜二字下

文自有用 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

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

前見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

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

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入之道審於為

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

天下密如密靜也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等計見

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

墮讀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

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

歎管仲之功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

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

侯於踐士管仲相公子糾而故聖人能與世

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不

也移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

舞足以解平城之圍

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千

肩也。威鉞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于夫熊經鳥伸雖延

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

非續骨之膏

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

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問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

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

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

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

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

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

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善御馬者正衡勒齊轡策鈞

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懸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

刑不用而天下化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來又皇路天路也方將柑勒韃

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請節奏哉何休注公羊傳曰柑

以木銜其口也柑音巨炎及勒馬轡輈車轅韃猶束也說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輈馬動鑾鳴鑾鳴則應行節也背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

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
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答二百當斬左
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
其命答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
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
乃下詔曰加答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
為民乃定律減答輕捶自是之後答者得全
此以上並見前書刑法志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
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

大定其本使以主師五帝而式三王也式法也邊

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

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九夫為井然

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皇儀擊

石而百獸舞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又夔曰於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

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

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

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漢記

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
民冬月無衣績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
而出寔至官并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紝練組
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杜預注左傳曰織紝織布者孔
安國論語注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
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
不敢犯常為邊最最為第一以病徵拜議郎復與
諸儒博士其雜定五經會梁異誅寔以故吏
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少舉威

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
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
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
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
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
卒剽賣田宅起家瑩立碑頌黃雅曰剽削也音匹妙反一作
標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
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
致盈餘及仕宦剽削放日案歷位邊郡而愈

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光
祿勲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
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荅
七言祠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寔從兄烈有重
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
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
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
阿保別自通達阿保謂傳母也是時段熲樊陵張溫
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

位列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

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曰悔不

小勸可至千萬勸固惜之也勸或作僞說文曰僞引為價也音一建反

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異列名士豈肯買官

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羨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羨也姝或作株

株根本也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

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

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而

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

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特為虎賁中

郎將服武弁戴鷓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

父趨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罵為卒鈞曰舜

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家語曰曾

子耘瓜誤傷其根曾哲怒建大杖以擊其首

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乃蕪孔子聞之怒謂

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叟有子曰舜瞽

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

箠則待大杖則逃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

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為西河太守獻帝初鈞

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郡獄

錮之銀鑿鐵鎖說文曰銀鑿鎖也前書曰人

音郎鑿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

安為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

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淪典籍遂為儒

家文林駟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

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絜之

士也與瑗隣郡奉贄以結好儀禮曰士相見

夏用脮奉之曰某也欲由此知名杜喬之効

見無由達脮乾胸音渠

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史記曰：談天衍雕龍文也。禪，謂相傳授也。建新恥潔，摧志求容。

永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沉。瑗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張泉同李繼善校正

張泉同李繼善校正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范曄後漢書五十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上繫之辭也。言

道則可卷而懷也。論語：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豫時政，不

忤於人，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

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故其行也則濡

足蒙垢，出身以効時。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

日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人之及其止

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及其止

也則窮棲茹菽藿寶以迷國

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

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太

原閔仲叔者

謝沈書曰閔

世稱節士雖周黨

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

生蒜受而不食

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

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

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若

而已

勞其勤苦也勞音力到反

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

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

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

劾而去

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

復

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

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

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

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

叔同郡荀恁字君大

恁音而甚反

少亦脩清節資

財千萬父越卒恁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

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

廣武縣屬太原郡故

城在今代州
鴈門縣也
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

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

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

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

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_{不來}驃騎

執法以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

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

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

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

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

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

有哉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遂隱身不出若

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槩節也候時以

居不失去就也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

已以成其道焉詭違也亦若違時志有量已也余故列其風

流區而載之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傳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

燕見獨行燕見獨行癩生而欽頤折頤醜狀駭人也頤頤

篇周嘉傳頤曲頤也說文曰頤鼻莖也折亦曲也欽音丘九反欽或作頤音同其母欲棄

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伏羲牛首女媧

蛇軀臯陶鳥喙孔子牛唇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頤頤變類興我宗者乃

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鬢鬢而知廉讓也禮

記日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髻音徒果女十歲

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

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耕

日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肆陳非身所耕

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

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舉孝廉賢

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

纁羔幣聘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

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鳴類死義者及南陽

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

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

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既不能隱

處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

商山見前書也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

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

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亨通也書曰惠善以動動惟厥時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

送敬劉放曰案文當云遣遂辭疾而歸送敬

翁致謝也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送禮謂送其所致之

也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即出

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從佐謂隨從而

已不主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廨役廨賤

也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社

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

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

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

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愛良年皆

七十餘終

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

慎陽國而流俗書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

此或作順陽者誤

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逆旅客舍時年十四淑竦

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

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一作閔所未及勞問逆

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顏子顏閔曰見吾

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

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

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

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語

顏回慕孔子之言也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

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

存乎心吝貪也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

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郾禮進

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

南先過袁閔劉放曰案袁閔字奉高閔字

也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閔當作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

宗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

叔度乃爾信宿也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沈濫雖清

而易挹奉高閔字也爾雅曰側出沈叔度汪

泉正出濫泉沈音軌濫音檻叔度汪

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可量也。
清混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

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
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

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
此音止，說文曰：鮮也。據此文，當為

疵作此者，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
道周古字通也。

全一無德而稱言，余曾祖穆侯。
晉書曰：范汪其德大，無能名焉。

將軍謚曰穆侯，王生以為憲隕然，其處順。
易

辭曰：坤隕然示人淵乎，其似道。
老子曰：道沖簡矣。隕，柔順貌。

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

言淵深不可知也。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易

議其方，廣雅曰：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

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
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也。今

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維少為諸生，學嚴氏春

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筭歷河

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稽時俗，閭里服其德

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
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

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
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
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
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
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
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左傳
曰晉三郟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
子曰郟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
絕之不止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大雅文
王之詩
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
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

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左右助也伏見處士

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闕見袁安傳
謝承書曰闕

少脩志節
矯俗高厲京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
為三輔冠族著少修節

操持京氏易韓
詩博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

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

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

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闕韋著孰為先

後蕃對曰闕生處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

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
曰蓬

生象中不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

扶自直也如角之穉嘗為太尉黃

角立傑出宜當為先特立也瓊所辟不就及瓊來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

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

謝承書曰穉諾公所辟雖不就

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

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家隧外以水漬綿

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醪酒

畢留謁則去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

不見喪主不見喪主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第容輕

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

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

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顛什也維繫也

一人可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

能救邪能救邪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

南列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

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

餼雖薄要就真主人其德如玉然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

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

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瘁

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

誦經貧窶困乏執志不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

病不諱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

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救不犯

其間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

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自恪勤身先

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玩先

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傳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家

世名族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肱與二弟仲海

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

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嚴厲肱感愷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

房室以慰母心也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

係嗣當立乃遽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

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

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

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

肱兄弟更相巢死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來

轉行適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
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
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
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戰刃曰
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果物而
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
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但掠奪衣資而
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
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精廬
即精舍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遠
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
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

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韜韜也言感眩疾不欲

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

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

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

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

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闇豎夫狗為哉乃隱

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

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

之氣以狀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
為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

其肱使家人對云父病就醫遂羸服閒行
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
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
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其父申屠蟠傳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
毀適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
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家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同郡緱氏女
玉為父報讎也緱姓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

外黃令梁配

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為從父報仇殺夫之從兄李士姑

執王以告吏也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

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

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

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也讞請鄉

人緝羨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

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列辟乃辭讓之曰申

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

滅至行羨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

不為燥濕輕重

律歷志曰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

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

不為窮達易節

易曰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

郡召為主簿不行

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也

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

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

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輦

之閒

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

從事義之為封傳

護送

專謂符牒使人監送之

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

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

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

帳下葬處

互相

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

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

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

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

樂音五

因振手而

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

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

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

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

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訐謂橫議是非

也評或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

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日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素

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

力爭音義日言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

由橫議而敗之鄰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

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帥之卒有阮

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碣之間

梁國有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

碣縣以為棟也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

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

坐事繫獄豫列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

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

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

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

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

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

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

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

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

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以蘆也其不遇也則裸

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歌謂楚狂

接輿歌而今先生處平壤壤地游入閒吟典

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

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蟠

不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陽夷齊所隱山也蟠

不谷中平五年復興爽玄及潁川韓融融字元長

詔之子也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

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

志曰徵爽為司空融為尚書紀為侍中唯蟠不到眾人咸勸之

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

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

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

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前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

也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蒙穢謂仕亂朝悽悽碩人陵阿窮退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

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日考槃在阿碩人之
適曲陵曰阿陵升也適飢也適音苦戈反
韜伏明姿其是堙沒堙沉也猶翳也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范曄 後漢書五十四

楊震傳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

時有功封赤泉侯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高祖敞昭

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

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鳴鳥所搏墜於樹下為

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

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習歐陽尚書

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

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龍蔣詡

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

以高節著名見前書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

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

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

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湖城縣不答州

郡禮命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

與母居假地種殖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眾

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鱧

魚飛集講堂前

冠音貫即鸛雀也鱧音善韓字云鱧似蛇臣實案續漢及

諫承書鱧字皆作鱧然則鱧鱧古字通也鱧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鱧

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鱧魚長二三丈知然及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為鱧明

矣都講取魚進曰蛇鱧者卿大夫服之象也

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

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

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

邑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荆列茂才王密

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此以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倫字仲桓謝承書曰薦楊仲顯傳相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

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

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

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

去穢為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左傳是日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

以唐虞俊人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

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成熙雍和也熙廣也方

今九德未事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嬖倖充庭謚

而誼又曰九德咸事俊人在官日賤而得嬖倖充庭謚

嬖倖充庭謚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

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授神契曰

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月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

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材外交

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誠牝

雞牡鳴牝雞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詩刺

指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

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

貶之以為失教駁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

伯議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

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易曰無由遂

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為

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

饋食也故云在中饋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

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

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

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共

日婉孌乃變兮季女斯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

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

鳴誨宣王也鄭文注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夫悔仕於亂世小明者言周幽王大東不興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於今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亦於東言賦勞止不怨於下詩小雅序曰人勞斂多也人亦勞止迄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可小康也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泗水王勳之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然曾孫

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亂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父死子繼兄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分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閒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

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
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
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
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
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已本心震曰如朝廷
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
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
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
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

怨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
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
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

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

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

其失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

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

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

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

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為一連里竟街而為一坊也

宅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

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

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

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

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承等分威共權屬

託列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

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有減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

有減錮禁錮之人也

天下譴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

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

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

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豐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

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

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

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

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

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勅搖

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

戊干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感於持權用

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

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邪也柱音竹主反無所

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尚邑之翼

翼也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踰法多請

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誼譁眾所聞

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

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

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

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帝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為養食

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棄驕

奢之臣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

威福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

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

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

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

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

立之於朝帝王記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謗之木殷周哲王小

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也所以達聰明

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

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廢除

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

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

秦東巡狩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

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

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

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

趙騰死後深用怨懟懟怒也且鄧氏故吏有志

恨之心震初鄧騭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

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

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

憲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

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慷慨死者士之常分

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

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

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

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

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承樊豐等旨遣

更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謝承書曰震

以牛車薄簣載柩還歸適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

隕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歲餘順帝即位樊

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

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

錢白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

其碑尚存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

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露地葬畢乃飛去

郡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

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

持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

在藩

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

喻佞人變上天降威災青屢作雨卜爾筮惟

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

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體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丞

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

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

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荆川

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富波縣屬汝南郡牧孫

竒靈帝時為侍中帝常從容問竒曰朕何如

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

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強項言不

武謂董宜為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

太守帝崩後復入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

有切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竒與黃門侍郎

鍾繇誘催部曲將宋曄揚昂令反催催由此

孤弱帝乃得東魏志曰繇為黃門侍郎催脅

謀天子得出長後徙都許追封竒子亮為陽

成亭侯亮舊宅在閔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

博聞議者以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
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
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
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建安二年追前功封
務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
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
史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
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

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
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侍講也拜太中大
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
河南尹梁胤府舍胤梁冀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晝
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
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傳閔子馬之詞天不言
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
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日敬天
敬天之渝無敢驅馳與此文稍異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

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

也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

軒鑾旗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

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萃卦詞也假諸侯如

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左傳齊莊公如崔杼

況以先王泮服而私出繫游法服謂天子服

華蟲藻火粉米降亂尊卑等威無序等威謂

黼黻十二章侍衛守空宮紘璽委女

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鄂太

守任宜坐謀父

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涓城界中夜玄服

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為逆

發覺伏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奔世受恩奔

誅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以薄學充在講勸持蒙

哀識是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

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

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

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

穉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

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

得坐免官歸田里

射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

城故孝廉景慮齋錢百餘萬詭以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

其年冬復徵拜

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

以臧罪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

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

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

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

黎比而魯多盜

左傳曰邾庶其以濼間丘來奔於是魯多盜匡賢案黎比

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

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

吏害奉公之臣復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

惡大慙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

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輪作左校以

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

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

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

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

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

以退讓為節俱徵不在誠違側席之望然遂

逸退食足抑苟進之風

詩國風羔羊詩日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

大明王之世

必有召之臣

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

聖朝弘

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

○劉放曰按文多一在字

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賞罰於是重

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

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

任謂保任

布滿天下

競為貪淫朝野嗟怨乘與司空周景上言內

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

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

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

人典據守案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

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

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

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

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

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

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

拜為郎，乘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解見安

帝怒，臧空虛，浮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

為池澆濯，覺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左傳

日下無覬覦材預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

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

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

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荆列刺史，以

狀副言公府。南陽郡荆列及行至南陽，左右並

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

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太微

積星名為即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位，積也。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皋陶誠虞在於官

入。尚書皋陶謚曰：在知人在官人也。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

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

遠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逍

遙言：宣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

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持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列刺史累有臧罪
暴虐一州明年乘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
惶恐道自殺謝承書曰乘奏參取受罪臧累
億牂柯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
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宇
又與同郡諸王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
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特捶殺以人
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
當糾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
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
稱記乘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
官暨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
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寢

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
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饌僕
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
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為秦相國後富於
王室尚酒加也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

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
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

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率有竹中之
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為
公子也與邴歆之父

爭田弗勝及即位乃廢而刑之而使歌僕納
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
歎以扑扶職職怒歎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
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
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
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侮
放而衆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
淫女卒為後敗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
屏斧投畀有虎畀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譖人
當作豺注無它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
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涿屬曰召秉掾
屬問之
公府外職而秦劾近宮經典漢制有故事乎

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

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
寅士吉射曷為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傳曰

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左傳曰晉寺
披言也鄧通懈慢

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
文帝幸臣

為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罷朝
坐府中召通至不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上使使持
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漢世

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

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

盡忠規諫多見納用集性不飲酒又早喪夫

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
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
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
教授門徒，不答列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
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
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
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
公選通尚書。桓君章、荀宿有重名者，三公舉

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遷

少府先祿，勲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

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

徵則五福應。休義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

曰考，三曰富，四曰康寧，五曰攸好德。終命。各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

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

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

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

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

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

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小

通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

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詩云惟虺惟蛇大中是罪不立蛇龍陰類也

女子之祥詩小雅也應蛇亢居陰故春秋兩

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

祭仲而篡元昭公立為鄭君後雍亂之難厲

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

南門中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

是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

持昭公宣布恩施惠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

厲群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

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傳假二子

死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

之祥鄭昭公殆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

以女子敗矣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音義曰后夫

作人雞鳴佩王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

人歎而傷之此事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

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

灾說苑曰湯自伐紂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

疾邪苞苴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惟陞

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

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日帝乙抑皇甫之權

割豔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

位也詩云皇甫卿則蛇變可消楨祥立應殷

士豔妻爛方憂也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

戊宋景其事甚明熒惑守心修德而二年代唐珍為司空以灾

星退舍並見史記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

隗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

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

不能自理蒸衆也故立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

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臯陶謨曰兢兢業業

一日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日萬機於日中昃弗遑暇食

明慎庶官後人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

也明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勢者

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

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詩小雅曰陟彼

困觀鷹犬之勢極槃遊之荒槃樂也詩云槃

政事日墮許規大化陵遲陛下不

顧二祖之勤止二祖高祖光武也追慕五宗

之羨蹤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而欲以

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也

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

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昭形也往古

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

之善惡往古之所所以危亡而不知襲績其所

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却宜絕慢傲之戲念官

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板謂詔書也易剝卦

曰貫魚以宮人龍言王者御無令醜女有四

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

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醜無雙白頭深目長壯大節叩鼻結喉肥項

少髮折腰凸胷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

自謁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

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

之難一但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

臺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

林詭譎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沉湎以

夜繼晝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政

比四殆也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

傳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

夫光緒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洛陽

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雙出

色鮮盛者為雌曰虹闇者為雌曰蜺帝惡之

引賜及議即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戴

之西征記曰太極

殿西有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
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
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張禹
時為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
駕日臨問之拜禹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
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
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忠與女相近上即時
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少子未有官上臨候
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狀下拜為黃門給
事中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
也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
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臣
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
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

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吾以微薄之學
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
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

昌或得神以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
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
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
於崇山其亡也回綠信於黔遂商之興之擣

沉次於平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
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郟也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

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
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螭者也詩

序曰：蝮蝮刺奔女也。蝮蝮在東莫之。收指詩人言：蝮蝮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蔽，故言莫。於中，孝經曰：蝮之

比無德，以色親。易：瞽覽圖中，孝經之文也。此類也。鄭玄注曰：蝮，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

下並怨，諛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蝮，可謂孰矣。孰，成也。案春秋識曰：天投

蝮，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覓，見宋均注曰：投覓，加而百之期亦復垂及。漢終於四

紀，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

文：羅鈞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右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蝮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作外者，誤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詞，則効也。今妾媵娶人，閹尹之

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法言曰：賦者童

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如驩堯共工，更相薦說。尚書驩堯曰：共土方鳩僝功。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

芝居納言，却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

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今搢紳之徒委伏
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
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曰冠
詩曰高岸為谷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
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詩大雅序曰板
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瘁蕩曰穆公傷周
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又云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蜴蝮蝮也虺蜴之
性見人則走哀我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
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益之詞幸賴皇天
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

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
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
改而銷亦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

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袞職有
關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

也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違
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彌老臣過受師傅之任
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

其懷懷之心哉懷懷猶勤書奏甚忤曹節

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

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
少府光祿勳代劉劭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
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
南入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
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
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奢不約以合
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注左傳曰衍沃平羨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
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乂也今城外

之苑已有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

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

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孔子曰

服甲宮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

室也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以尉下民之勞

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也

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

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

人以為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人以

十里人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

為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宜五里與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共之

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

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自

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金錯以金

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

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

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

天下繼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

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別郡

捕討恐更搔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

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

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

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

戰而廟勝得筭多也未賜遂上書言之會去

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後帝徙南宮閱錄

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所注

錄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臨

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

同列朝邑縣西南

張濟濟字元江細陽人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

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

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

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

不與焉蓋吝之也吝恥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數者蓋吝之遂

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為司

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

器綈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

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即臯陶謨九

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

詩大雅白文王初載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

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

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衮職弭難又寧雖受茅

土未吝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

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禮設

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即將郭儀持節追

位特進前書張禹為丞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

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贈司空驃騎將

敬具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軍印綬及華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

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志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

輪輿不中不蓋苗矛戟幢前後部鼓吹又勅

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續漢志三公列

侯車倚鹿伏態黑轡朱班輪鹿文飛輪九游

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劍持祭軹為前列二百

石長導從至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劍車

道主簿主計兩車為從也劉放曰注案

漢志文此不合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

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此文少督盜賊

三字又少一三字又誤導字也蓋門下五吏

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凡

也五車公卿已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

焉子彪嗣禮書而小祥又替而大祥鄭玄注云祥吉也言其漸即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

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

議郎華嶠書曰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遷侍中京兆尹

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摧官

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彪發

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

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



華嶠書曰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

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違避也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於亳殷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居耿并盤庚五也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官

室焚燒民廢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書曰四方無虞百姓

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如糜粥之沸也

詩云如沸如羹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

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

海

言不敢避險難也

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

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

沮止也

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

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

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

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小

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

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

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

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為

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

于嘉為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

代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

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閒幾不免於害語

在董卓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

元年從京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

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

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

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

收下獄劾以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

甚衆○劉放曰注當在見操曰下將作

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

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況以袁氏歸罪

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

餘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

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綉搢紳說文

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綉冠飾也紳帶也搢

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

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

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曰

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

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則還為魯操

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

一年諸以恩澤為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

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屨不復行積十年後

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

對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

愛前書曰金日碑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

日碑適見之愚其操為之改容脩字德祖好

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典略曰脩建安中舉孝廉除郎

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摠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

好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

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

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

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

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

脩之幾決多有此類脩又嘗出行籌操有問

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

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

知狀廉察也於此忌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

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脩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

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脩所著賦頌

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

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龜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人也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

世所貴不及揚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

彼相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論臣當輔君也誠以負荷之

寄不可以虛冒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儔崇高之位憂重

責深也延光之閒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

枉坤六二日直方大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

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蹇識所任之體矣遂

累葉載德易曰德積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韋賢平方嘗父子亦相

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

言世為國柱臣也

震畏四

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

忒差也

脩雖

才子渝我淳則

渝變也。○劉攽曰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

其受氏從才而楊脩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楊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

揚震列傳第四十四

王師道校正

